

那日是读蒋勋先生的《渲染》，他写道“许多好的宋画，无论色彩或水墨，都看得出来层次的丰富，至少要经过十数次渲染，才能如此晶莹华美。艺术里的美，往往并不是现象的真实，却是真实过后的回忆。”

喜欢画画的人，多会运用晕染的技法。我的一个姐姐喜欢画工笔花鸟，在涂颜色的时候，先一定会准备一支饱含清水的毛笔，待上了颜色，要用清水笔渲染，反复十几次，才能形成妙趣天成的效果。她画的花鸟色彩浓淡相间，对比分明，妙趣横生。

喜欢江南的小巷，每到春天，你走到那些宅院时，总会被那些白墙所吸引。乍看上去没什么特别，可是你细细品玩，定会发现白色的墙壁上有爬山虎的叶片，叶片下是淡淡的青苔，仿佛油画般，深浅相得益彰。于是墙壁是纸，青苔是底色，上面有几朵淡黄的小花和几片翠叶，让人感觉自然天成的晕染效果，妙不可言。

有人喜欢古玉。那古玉定是历经了岁月，很多古玉上有斑驳的颜色。那些颜色原本不是玉石的颜色，可是岁月的长河

晕染

□ 王南海

中，有很多其他的元素浸入了古玉中，形成了或黄或红的“浸色”，使得古玉别有一番独特的风味儿。

小时候，我们喜欢在秋天采摘漂亮的红叶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夹在书页里。时间久了，那些叶片变得干枯，经脉分明，可是，在书页上也下了淡淡的痕迹，那是叶片的影子，宛若泛黄的拓片，写满了时光的故事。

时光是个神奇的魔术师。父亲有一串星月菩提的珠子，刚刚买来时，珠子黯淡无光，我看了看，根本不喜欢。父亲却每天在午后盘玩，不知不觉就度过了十几年。被爸爸抚摸的珠子，慢慢地变得温润，慢慢地出现了一种包浆的光泽，甚至可以发出悠悠的光。让人感觉那串珠子，仿佛有了一种灵气。多年后，我问父亲：“你有什么神奇之处，可以把一串那么丑的珠子，变成这么漂亮的东西？”父亲笑了，说：“是时间啊。”时间让珠子包浆后，有了灵动之美。

有些光泽是急不得的，只有慢慢地经历了岁月，才能慢慢地成就。如果你急了，躁了，盘玩一阵子看不到成果就放弃了，那么永远不会得到美好的东西，这也不是养物之人该有的心态。

时光也会把涩味的普洱茶变得醇香。新茶是苦涩的，普洱茶形成柔和的口感是需要时间的。我们需要等待时间的礼物，因为普洱茶是后发酵茶，茶菁会持续进行氧化作用。慢慢地，茶中浸润了时光的味道，就变得越来越温和，茶汤就越来越醇厚，香气也会越来越浓郁。当年行走在茶马古驿道上的人们，将茶饼捆绑在马背上，此时的茶并不是最好的。当他们开始翻越高山，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时，会经历风，也会经历雨，茶砖一路发酵，到达遥远的西部或异国他乡时，已经变得非常醇美，成为人们喜欢的“宝贝”。

时光是位艺术大师，它通过晕染的技术，让我们收获了很多独具魅力的东西。而人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时光同时也在晕染着我们每个人。让我们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。近而，充满了知性的美感……

记上海书展

□ 戴志伟

立秋期盼凉风时，
翰墨书香赛桂子。
儿童看图识字始，
老叟秉烛未见迟。
最喜青年凌云志，
力行远方韶华诗。
精耕细读喜传世，
星辰大海谱新史。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李自勤

啥辰光做啥事体

□ 陈茂生

上海话“时间”的发音是“辰光”，俚语“啥辰光做啥事体”说起来刮辣干脆；与相声、电视剧常有的北方俗语“该干嘛干嘛”很是契合，但含义肯定不限于到点了就饿了吃、困了睡、腻了吼……那般直白，还隐含着诸如可不可以、合不合适等知易行难的条件判断，如此才能踏准节拍；否则“苗头不轧，苦头吃煞”最后还是那两个字“错过”，岂不可惜？

“搞搞清爽，啥辰光做啥事体”从小父母就如此耳提面命。通俗释意是：

这时不能干的事，干了就是犯错误；到那时则非干不可了，不干就是没出息。譬如刚进厂绝对不可“谈朋友”，明文规定：“学徒期间不准谈恋爱”。据说怕“做生活”不专心会出工伤。等“满师”了就算“解禁”，但父母要求“以事业为重”，并用《沙家浜》里的台词“不干出点人样来，就不回来见我”作为激励；所谓“事业”就是好好工作得以“坐办公室”。但干了十三年“大三班”终是没能谋到一张办公桌，父母也是掩饰不住的失望。终于轮到能一边上班一边

倒腾个高中文凭的阶段，当然也很辛苦也很苦恼；母亲见状只能摇头：“啥辰光做啥事呀！”意思是该读书的时候上班了，一步错过就步步不赶趟。以后知道古人说过：年轻人读书如旭日东升，老了读书犹像秉烛长游；但比闭上眼睛什么也不看要好。深以为然。说来也是一语成谶。如今孙女上完幼儿园要读小学了，三年接送过程与不少肩负共同使命的同龄人多有交流，一问方知大多是年轻好几岁的“阿弟阿妹”；偶遇个年纪大点的但已是为

“二宝”再次披挂上阵“二进宫”的；缺少可比性，只好酸溜溜地笑笑罢了。

人生三万天，莽莽撞撞职场几十年，错过的辰光累计起来真不少。所以每次出门，总是急吼吼赶到公交站；就怕错过一部车耽误十几分钟。退休后返聘又外聘七、八年，旁人打趣讪笑“被人家‘牵头皮’的日子还没过够”；实际心里明白仅是“补足”而已。总算告别江湖了，能到门前大树绿荫下“开小组会”了；得空还是多伏书桌前，虽然多是无用功仍乐此不疲。偶然收到一个可开可不开的会议邀请书，赶忙穿衬衫、束皮带、拎个包“不好迟到的”。邻居羡慕在外面有要事忙得不得了，关起门来只能聆听家人讥讽“像煞要签一张大合同的样子；勿晓得辰光老早不对了？”末了才嗫嚅几句：图个乐还不行吗？其实是怕错过一次，就可能无缘十次。

谁都希望“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”，每逢同学、同事聚会，总能听到“伊辰光蛮好……”的蹉跎，满满的“该干嘛没干嘛”的追悔。恋爱就是如此，初恋憧憬着“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”，“七年之痒”后痛不欲生：碰到你，真倒了八辈子大霉；等走路蹒跚了又相互搀扶度过余生。红尘滚滚的犹如一个巨大八卦阵，无数人在其中绕来绕去未见有过“常胜将军”；更多是在不想失去又总是“错过”中反反复复。还有自称通晓股市曲线的，却总在不经意的小战中赢、在胸有成竹的大战里大输，成了个笑话。原来“对的事”只是眼下感觉对，过点时间就觉得不那么对，说不定过段日子感觉根本是个错。所以“错过”未必就是坏事。

终于明白，一天十二个时辰里“啥辰光做啥事”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仁智各见。年少轻狂，还有大把“辰光”可以“试错”；中年关注能成啥事，能成一件是一件；老年就只能关注“做”，不管怎么做不论做什么，能做就行是重点；只要走在路上总有风景，只要还在努力都有希望。



陈霆

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风景园林系，副教授，设计艺术学博士，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会员。

研究方向：设计艺术学，美术学。从事美术和设计教学，美术理论研究和实践。主要成果包括：编 / 著：《色彩》《中国美术史图说》《陈盛铎画集》《中国早期石版印刷艺术研究》等；论文：《简析晚清石印画报的图文关系变化》《清末民初石版画与传统木版画的图像差异》等；美术创作：《岁月》系列，《风景》系列等。

书画艺坛



纸本油画
《风景》



布面油画
《看风景》